

书人茶话

“国庆” 的由来和演变

○刘昌宇

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国庆佳节,现代人首先会想到七天长假。然而,你可知道国庆作为一种节日古已有之?那么历史上的国庆节到底是何种状态?其由来和演变又是如何产生的呢?

“国庆”一词最早见于西晋的文学家陆机的《五等诸侯论》一文中:“国庆独飨其利,主忧莫与其害”。古时的国庆节,大多以帝王的登基、婚娶和诞辰之日为准,通常这一天皇帝会大赦天下,赏赐百官,举办盛大宴会,歌舞戏曲表演等活动,把国庆的喜乐气氛推向高潮。

据史料记载,最早把自己的生日纳入国庆的帝王是唐太宗,好在这位亲民的皇帝觉得自己的诞生日正是母亲的受难日,只是点到为止地在这一天为自己庆贺一下。然而等到他的孙子唐玄宗上任后,却一点也不客气,他一改唐太宗的清廉,不仅在生日这天欣然接受文武百官的祝寿,还大摆宴席,张灯结彩,并宣布全国放假三天,并将国庆日定为“千秋节”,意在千秋万代江山永固。后来不久,唐玄宗又忽发奇想,将“千秋节”更名为“天长节”,意在与天地共长久。唐玄宗之后,历代帝王觉得以自己的生日作为国庆节这个主意不错,于是纷纷效而尤之,于是便出现了五花八门、叫法各异的国庆节。如肃宗的天平节、敬宗的庆成节、武宗的庆阳节、宣宗的寿昌节等。

到了明清,由“千秋节”演变成的“万寿节”更是得到了朝廷上下的高度重视,并将其与“元旦”、“冬至”并称为三大节。

值得一提的是,1713年的农历三月十八,这天正是康熙皇帝六十大寿,举国上下都为他的生日举行了盛大庆典。生日这天,官员们在皇宫里专门搭建了彩棚和金殿来摆放寿礼。金殿里挂满了写着贺词的寿幛,戏台上上演着为皇帝祝寿的吉祥戏剧,赛马,比武,热闹而喜庆。待到圣上驾临而来,臣民则纷纷磕头祝寿,等待着太监们分发糕点,街头上戏剧表演、游行、踩高跷更是一片欢腾。

到了民国时期,起初南方以“双十节”即辛亥年的武昌起义日为国庆节,家家放鞭炮,工会举行讲演,宣传革命,舞狮子,敲锣鼓,十分热闹。而北方仅是机关和学校放假一天,十分冷清。直到结束了军阀割据局面,南热北冷的国庆节才有所改变。

新中国成立后,1949年12月3日,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接受全国政协的建议,通过了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》,决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。从此,中国人民有了完全意义上的国庆节。为了庆祝这一伟大的节日,从1949年至今,我国政府在国庆庆典上共举行了14次阅兵,分别是1949年至1959年间的11次和1984年国庆35周年、1999年国庆50周年、2009年国庆60周年的三次。

透过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沧桑史,我们从国庆的由来和演变中,既可以管中窥豹地一览古老的华夏文明,又可以从中领略到我国民主与法治的进步过程。历史无可辩驳地说明,有国才有家,国昌则民强,作为国人应珍惜如今这个幸福的年代,立足自身岗位,为国家的兴旺发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生活速写

驾驭之道

○徐善景

夜读闲书,读到一则晋国国卿赵襄子跟王子期学驾马车的故事,说是他学会驾车后跟王子期比赛,结果,比赛三次都败了。

赵襄子埋怨王子期没有把技术全部教给他,王子期说:技术都教给您了,只是您使用错了。驾驭马车首先要让马舒服地驾车,驾驭的人也要和马协调统一。可您呢,落后时一心想追上我,跑到我面前时又怕被我追上。您的心思全在我的身上,怎么能和马协调呢?这就是您落后的根本原因!

掩卷静思,不由想起十年前的一件事。

那年我在老家山上养鸡,因是散养,绿色环保,方圆之内不少人前来购买。

有一天,几名男子前来买鸡,我正准备给他们挑好的鸡称重时,一名中年男子提着手中的鸡说:“这3只共7斤6两,不信你再称一下。”我半信半疑地把鸡放在电子秤上,不多不少3.8公斤。男子接过另一人的2只鸡说是3.9斤。我称后果然正确。惊讶中我得知,此人走乡串户收鸡10多年,早已练就了提起鸡子就能说出重量的本事。

他们同行中的一名高个男子不信这个邪:“咱俩打个赌,要是你能说对我手中这3只鸡的重量,我付钱,鸡归你。如果说错了,你付钱,鸡归我,误差不能超过一两。”大家听后一起哄,都说高个男子输定了。

中年男子呵呵笑着接过了高个男子的鸡,在手中提了又提,犹豫了片刻报出重量:“6斤9两。”当他把鸡放在秤上后,显示数字却是3.6公斤,比他说的多了3两。唏嘘声中,中年男子只好替高个男子付了钱。

生活就是这样,做事唯有心无旁骛,不受名利的羁绊,才能发挥特长,轻松驾驭。否则,落后、失败也便在所难免。

打工者群落

阿福美食

○姚崎锋

有一次,我走进和平路一家美食城,一进门便看见老板娘熟悉的身影在那里盛装。我对她说:原来你们店开在这里了啊。她也对我笑笑应了一下。可是表情有点不自然地盯着我,估计她在脑子里回忆我是谁。也难怪,好几年前的事总要忘记的,她可能一下子想不起我了。我刚坐下,老板从里面走了出来,我喊了他一声阿福。他看了我,好像一下子记起来了,叫出了我的名字。

初识阿福已是四五年前的事了。那时我的单位在城西,起初还有个光棍集体宿舍,后来同事们陆续另起炉灶了,集体宿舍也就散伙了。我变成了孤家寡人,一个人混得紧巴巴的,租住在大石跟的民房里,因为那里便宜。

从单位到住处有一段距离,可以选择几条路径,我走的是捷径,中途正好路过阿福的快餐店,当然起初我是不知道他叫阿福的。阿福那时留了一撮八字须,眼睛小小的,脸下巴有点尖,乍一看倒是三分贼眉鼠眼,大家就叫他“阿福老鼠”。他还是呵呵地笑。我看客人不少,柜子上的菜色泽

也不错,我就在这里吃饭了,结论是菜的味道还是不错的,当然关键是价钱便宜,于是我也便成了这里的常客。吃饭时就听听人生趣事,看看人间百态。进进出出的以民工居多,席间吆五喝六,面红耳赤,骂爹骂娘的事时有发生。混的时间久了,我与阿福也便熟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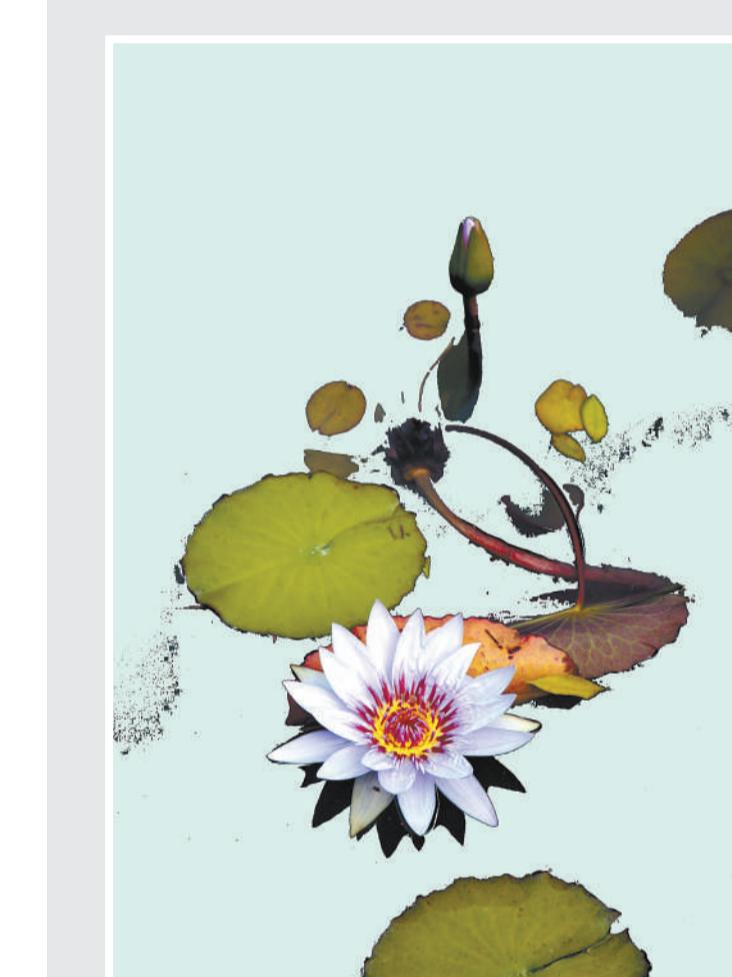
阿福老家在岑港,原来是个船员,这是我们无意中说起时才知道的。一次听几个客人在席间议论:现在高级船员的工资真是太高了,有些人船上一月抵得上别人陆上一年;又说船生意太好了,好多人都成船老板了。于是阿福接了话:这社会是乱了,工资差得天壤之别。我这个小船轮机长还不如大船船长一个月零头呢。我说我的工作就是为船员服务的。于是大家都聊得更起劲了,都说要上船赚大钱去,好像谁都能上船似的。事实上,那几年真的掀起了船员热,种地的,开车的,当工人的,阿狗阿猫都去考证去了,人满为患,结果很多人拿了证书却上不了船。阿福想通过上船挣大钱的希望也再告破灭。本想放弃快餐店的他还在那里

继续着。他说两口子开店,像吊胃口一样弄点劳累钿。

后来我因单位搬迁换了一个地方住,阿福的店不再路过了。再后来听说阿福出了一次车祸,快餐店也就关门了。所幸命还在,有命在,什么都有转机。这一次,想不到我在和平路美食城里再次遇见了他,是定海实在太小了,还是我和他有缘?他趁空在我边上坐下聊天。我看进出的客人很多,我说生意很好吧。他说一般,混混日子的。比船上工资好一点,三四个人一天到晚要伺候着,也累啊。

正说着,从里屋出来一群人,每人交给阿福一张菜卡,却不交钱。我问这些人怎么回事啊?他说是附近的几个大单位或政府小机关在我这里的定点,算是他们的小食堂了。先拿菜卡记账,月底统一结算。我对他,说,这不错,也算快餐店模式的一个创新了。

店面档次规模不尽相同,价钱各有高低,却往往各自都有自己一群客户。每个人活法不一样,确实也是各有各的滋味。



水墨荷塘 应红枫 摄

正说着,从里屋出来一群人,每人交给阿福一张菜卡,却不交钱。我问这些人怎么回事啊?他说是附近的几个大单位或政府小机关在我这里的定点,算是他们的小食堂了。先拿菜卡记账,月底统一结算。我对他,说,这不错,也算快餐店模式的一个创新了。

店面档次规模不尽相同,价钱各有高低,却往往各自都有自己一群客户。每个人活法不一样,确实也是各有各的滋味。

店面档次规模不尽相同,价钱各有高低,却往往